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四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曾聞

廣博物志卷四十七

明 董斯張 撰

鳥獸第二 獸下

主冰作服牛 呂氏春秋

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注始用牛犂也 山海經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公牛謂公家之牛 以待國之政令 以待祭祀賓客 享食賓射軍事喪事之所需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

之享牛享祭之牛求牛禜日繹祭求神所用之牛命牧人蜀養之凡賓客之事供其牢禮積膳之牛饗賓射供其膳羞之牛軍事供其犒牛喪事供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周禮

隋志有甯戚相牛經

牛岐胡有壽岐胡牽兩腋亦分為三也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脉貫瞳子最快二軌齊者快二軌從鼻至髀為前軌甲至髂為後軌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闊壁堂腳股間也倚欲得如絆馬

聚而正也莖欲得小膺庭欲得廣膺庭胸也天闗欲得成天闗脊接骨也雋骨欲得垂雋骨脊骨中夾欲得下也洞胡無壽洞胡從頭至臆也旋毛在珠淵無壽珠淵在眼下也上池有亂毛起妨主上池兩角中一曰㦸麻也倚脚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病毛欲得短密若長耿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熱單膂無力有生廍即決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脚者快直下者不快亂睫者䏐人後脚曲及直竝是好相直尤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為下行欲得似羊行頭不用多肉臀欲方尾不用

至地至地少力尾上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硬角欲得細橫豎無在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卷者其形側也插頸欲得高一曰體欲得緊大膔疎肋難飼龍突目好跳又云不能行也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飼蘭株欲得大蘭株尾株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腳後橫筋豐岳欲得大豐岳膝骨也蹄欲得豎豎如羊角垂星欲得有努肉垂星蹄上有肉覆蹄謂之努肉力柱欲得大而成力柱常車肋欲得密肋骨欲得大而張張而廣也髀骨欲得出儁骨上出背脊骨上也易牽則易使難牽則難使泉根不用

多肉及多毛泉根莖所出也懸蹄欲得橫如八字也陰虹屬頸行千里陰虹者有雙筋白毛骨屬勁甯公所飯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株前兩脇也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窜窜則雙脊不窜則為單脊常有似鳴者有黃齊民要術

相牛經云陰虹屬頸千里註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

史記云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按延篤國策音義云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顏氏

家訓

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讐異物志

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觔明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名曰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玄中記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伐之樹瘡隨合乃遣人持斧斫之猶不斷一人傷足不

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列異傳又搜神記武王雍州神樹同此不重錄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

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韓子

曳逸者曳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尸子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家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

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韓非子

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蚉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騎白牛蹊人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

祖封禪焉酉陽雜俎

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駮高六尺尾環遶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述異記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摶牛耳卞子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塜中當懸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別傳

桓玄在南常出詣殷荆州於鶴穴逢一老翁羣驅青牛形色瓌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駛非常玄息駕飲牛牛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經日絶跡當時以為神物渚宮故事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

騶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騶使善卜者卜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 晉書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人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幽州録

宋譙國城父人王曇略常以牛作脯為業欲殺一牛見刀輙跳躍欲走曇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其人眼

無故暴出而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鱉甚衆恒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於岸下里民羣而出之於是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牛頭山為天闕今牛頭已獲蓋示國將滅而闕毀也後年隋平陳廣古今五行記

竺法慧語弟子云蘄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

而反以牛還公公為少日而亡法苑珠林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傭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作人有牛産一黄犢腰下有黑文横結周匝如人腰帶右髈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牛即屈前膝以角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瘞廣五行記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

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駿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水經注

佛跡寺有牛産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僧告智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軌爐呵戒犢子疾當償報何恥生乎應言便出神僧傳

隋并州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黄犢足有白文乃是竹永通字鄉人觀者日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别立一室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為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酉陽雜俎

秦文王五年游於朐衍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搜神記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者劉向以為牛禍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生而即死

漢桓帝延禧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並上

昔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捷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滿面牛還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令折我角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爲女殺之牛即報言令雖殺此人亦

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歡喜得須陁恒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縁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

罪畢復作牛五伯世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法苑珠林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産犢牛所觝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復觝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負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絶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

怪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

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内與生寄住獨孤老母舍應與

僱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然而去

母歸不見客即問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

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不肯與直老母單

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咒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

要當殺汝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今此㹀牛是也三賈

客者佛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觝殺者是

昔蜀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来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令出家不慮官府不念妻子田園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偶見之即為説法牛鬧已悲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説而使我牛憂愁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

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

昔捷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内事暫出城外見有羣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内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不受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内佇立宮

門附使啟王請入奉現主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黄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

昔大迦羅越華言居士出錢為業有二人舉錢一萬至日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舉十萬後不還之亦可有牛繫在籬裏語二人曰我先世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令三次作牛猶還未了況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怪會天已曉主人出二人説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羣中不復取用咒願此牛自令以後莫復更

受此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中

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遥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羣中有大凶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觝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跳蹴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獅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帀有大火坑

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許多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盛心興惡意欲來傷害我歸誠望得勝反來舐我足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慚愧歎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

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世作牛償之並上以下羊

羊以正月產者為上羔仲冬產者為次羔季春以後產者為下羔

羊屬吴羊牡一歲曰牡翔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䍩三歲曰牂吴羊羺曰羳羖羊羺曰羯羍羣羫䍽美也美皮冷角廣雅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飾謂飾以繢也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首者陽氣所聚升首以報陽也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周禮

羱羊之角重於肉斲木之舌長於喙玄覽

吳房堂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二年有白羊出此淵舊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絶焉郡國志

羊而不角呼羖羊述異記

古人説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上

月氏之羊其頭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

見爾雅 郭璞羊贊

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譽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譽家檢羊骨肉都盡唯舌猶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矣 搜神記

齊莊公之臣王國甲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甲之詞已盡絕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有神驗 墨子

修羊公者魏人也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列仙傳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皁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嵩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

手得持其頤髯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鬭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絶 搜神記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祀不絶 隴州圖經

苻堅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彬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也十六國春秋

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高僧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史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肉周行徧體

痛楚號呌方復説之遂作羊鳴而死冥報記

耆域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神僧傳

王固聘魏因宴享祭請傳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南史

有人送書於高爽告質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上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令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耳今日汝等宜可羣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奉敎命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己家羣羊之中時值諸子猶祠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哩哩笑而言曰兒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令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

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懐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罪不復殺生法苑珠林以下犬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用純色物伏瘞亦如之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二者亦用牲物○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周禮

狗名重工徹止獾猳來白龍狗穆天子傳

渠搜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周書

犬則有青鶻白雀飛龍虎子周處風土記

猇獀南越犬名也殷虞晉獒竝犬名也

犬生四子取黄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黒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黒尾令人世世乗車黒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貴黒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黄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五行書

犬屬殷虞晉獒楚黄韓獹宋捉狼狐狂獖廣雅

麵骰瞏裳子孫聰明狗肝泥竈婦取孝順張華感物類從志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黑白色非色而何孔叢子

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山海經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隋巢子

介闞閭里有狗宋人之駕狗也其家命之為淖逐狗不及止矣而望之自以為過矣莊子

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而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

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春秋後語

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狗以會朝屬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晏子

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吪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哭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尸子

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尹文子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鏌良工曰可以爲劒 異苑

驪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

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用得厥目三秦記

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呂氏春秋

客謂孟嘗君曰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說苑

周威烈王二十七年乙亥五月晉有三大犬率衆犬數萬聚於絳殺一犬於東方一犬於西方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

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搜神記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悖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上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兎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

金距之屬楊萬年有猛犬青駮西京雜記

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簏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乃於圂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侍御者名益喜與共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仲英

從之怪遂絶後從爲太尉長史遷魯相（搜神記）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狗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悞觸冠纓掛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風俗通）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妻

靈帝熹和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漢末富春有孫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時經此犬忽吠之孫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孫無所好唯好張畢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箄以贈之文臺堅字也郡國志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

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来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濕毛甚訝其事覩火蹤跡因而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葬高十餘丈搜神記

晉武帝太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騎督王琬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守後遂大亂又武帝時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郭頒世語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瑶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瑶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

而食左右咸往觀馬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甓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也大興中吴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亂兵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恠之然則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萬畢術曰千歲羊

肝化為地牢蟾蜍得旅卒時為鵶此皆因氣作以相感而成也法苑珠林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嘷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絶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如同親戚焉幽明録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大歎聲

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
拜歔欷母曰汝方有竒厄自今以去當見一白狗若能
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
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常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
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
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十位列
台司皆如母言上
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

来向休之蹲偏視二人遂揺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鬬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𡆥舉家時疾兄及弟皆死述異記

晉懐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得肉故健今餓不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死狗語不已聞者怖走是時天下荒亂帝没於胡廣古今五行記

張天錫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錫床上避之乃墮地後茍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一如所夢十六國春秋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嬿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偽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着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眞者便先舉杖打偽者偽者亦報打之二人各勑子弟令舉手王兒乃突前痛打

是一黄狗遂打殺之王時為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黄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病死搜神記

鄱陽趙壽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黄犬六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襍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上

謝安於後府接賔婦劉氏見狗啣謝頭來久之乃失所

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斃異苑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腥臭之氣薰染穀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真人之星也陶隱居真誥

王思微性好潔淨在宅有犬汙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金樓子

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惟常所養一犬名曰黄倉在彪前後未曾刻有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遣

章昭違領千餘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賊未覺黄倉驚吠刮來便噬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黄倉嘷呌宛轉血中陳書

陶弘景云裴眞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御覽

爾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其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諸賈頓息伺人不看狗便盜肉衆人瞋而折其脚棄野而去時舍利弗天眼見狗癒躃餧餓困篤垂死着衣

持鉢入城乞食得已飛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活命歡喜既為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後舍利弗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問焉尊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弗言我無沙彌聞卿有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孤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後至七歲以其兒付令使出家便受其兒將至祇桓聽為沙彌漸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功德悉備均提沙彌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

過去世本造何行遭聖獲果覩見前身作一餓狗蒙和尚恩今獲人身并得道果欣然心内發而自念言我蒙師恩得脱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需求作沙彌不受大戒佛告阿難由過去世迦葉佛時均提出家少年聲好巧讚唄人所樂聽有一老僧音聲濁鈍不能經唄已得羅漢功德皆具年少比丘自恃好聲見而呵之聲如狗吠時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我得羅漢儀式悉具年少聞說心驚毛竪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過咎由

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淨戒故今得見我蒙得解脫賢愚經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床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真道譬喻經

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觧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

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智度論以下豕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韓子

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墨子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圂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積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

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亨之王乃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欣君之恵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而赤黿啣夜光而獻 符子

昔有司原氏者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大豨司原喜而自以

獲上瑞珎禽也盡芻豢彈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嘎吚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豭耳此隨聲逐響之過也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豭柰何其不知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論衡

漢文翁常起田斫柴爲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常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

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為蜀郡太守小說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張璠漢記

永嘉中壽春城内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為元

帝所敗搜神記

晉有一士人姓王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豬闌中見母豬臂有金鈴上

晉杜顧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天保顧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顧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

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兆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夜半後有一人著皁单衣來往户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寤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

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喑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徼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猪也又曰赤冠幘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鞞婆毒長數尺於西得老雄鷄父北舍得母猪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搜神記

僧朗臂脚及手伸縮任懐有若龜藏時若肉聚或往酒席同諸讌飲而嚼噉猪肉不測其來 神僧傳

釋法聰適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砍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 上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歳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

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高僧傳 以下猿猴

猿一名叅軍古今注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景精於治療一日入桐栢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嶧山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輙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斵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古琴記

僕不想欻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

覿天背地覿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逹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嵇君七賢帖

佛住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湔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郤行而舞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僧祇傳

劉宋時錢塘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適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吻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公為猿父高僧傳

涪水素来無猿自僧林棲託以来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渡水来其後林出山門猿還洄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産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佇望而返神僧傳

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閒介象有道從乞

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羣下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敎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絶迹矣葛洪神仙傳

南野中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擺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晉大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麾寂之

寂之恍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餚宴樂數年其弟睟之聞屋内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戶後出惟餘一者隱在簣邊睟之逕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簣中有人睟之即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愈異苑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宫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

所為乃救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曰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袷甚可愛笑語如人搜神記

後周毀經道釋惠主即返故鄉南山藏伏惟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食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羣為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為曰時君異也佛曰道也深是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

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

奏聞蒙頂出家神僧傳

僧朗一名法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

預剃落棲止無定多住鄂州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

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黄赤色不狎餘人惟附於朗日

夕相隨未甞舍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

者用飼之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

而行人有奪者輙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畧無常度上

吠舍釐國南有獮猴為佛穿池池西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西域傳

近雪山下有三禽獸共住一鵽鳥二獮猴三象是三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念我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供養尊重教化我等爾時鵽鳥獮猴問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時是處有大蓽茇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腹下過象鵽問獮猴汝憶何事答言我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倒地象語獮猴汝年大我我

當敬汝為我說法象獼猴問鵽鳥言汝憶何事答言彼有大蓽茇樹我噉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鵽鳥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當為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從聽受法為餘象說獼猴恭敬鵽鳥從聽受法為餘獼猴說法鵽鳥為餘鵽鳥說法依四分律鳥騎猴上猴乘象上處處遊行教化說法此三禽獸先喜殺盜婬妄語後相誡止即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法苑珠林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國名伽尸於空閑

處有五百獮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獮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令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獮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獮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獮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獮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是等騃榛獸癡衆共相隨坐自生苦惱何能救出井

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淫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侫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婬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婬女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巧悉具足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

當遣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徑歷多日王心慼著
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
有一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
猴諸獼猴衆皆瞋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
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衆皆
共追逐既到城内發屋壞樹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
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
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

破亂我國那得不歸彌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致敵國追逐婬女我今無婦此唯取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為一婬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婬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熱燋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為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廁生花欲如疥瘡而

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爲有味脣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愈增其渴欲如叚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死其患甚大並上

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欲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於時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忉利天七寶宫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

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衆僧戲笑作塔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齎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尸迴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説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法句果經

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

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竝來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譬喻論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婬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數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兎

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獺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兎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兎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月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兎感其仁義哀憫

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兎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佛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法苑珠林以下獺

獺以猿為婦東晳發蒙記

陽羨縣前有大橋下有獺將有兵獺動出穴口西向而嗥周處風土記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輙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

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 齊諧記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幽明錄

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迷惑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時日向瞑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蓴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卧覺有臊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户外變

爲獺異苑

河東柳慎字子元少樂閑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司州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業里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爲柳父所居臨江水常曳策臨眺忽見前州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戲遥聞相呼求食聲慎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驚躍誤墜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慎益驚駭乃乘小舟逕

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爲獺入水而去愼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云江山不久計要適暫時心況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 窮怪記 以下狐

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宋書

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 白虎通

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玄覽

千年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貍變爲好友千歲之猿變爲老人抱朴子又白澤圖云百歲之狼化爲美女其名曰知女求爲人妻經年則食人呼其名則逃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嘷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嘷處拊心啼哭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懼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

然而崩 搜神記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鉤頭所疏名有

百數旃女正在彌次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褭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荅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褭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冐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

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户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

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旣而懼為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求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剳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訊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為府君所白雖効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並上

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獅子遂權得為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為獸中王不應以獸為婦便乘白象率諸羣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

帀王遣使問汝諸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獅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為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畧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尅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

一頋頋令獅子先戰後吼彼謂我畏必令獅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内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刻期共求上頋至於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獅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於地於是羣獸一時散走法苑珠林以下狸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封禪書注

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媢人異物志

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以為不祥而作是曲琴操

齊悼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貍乳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搜神記)

清沙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强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魏志)

冀州刺史裴徽辟管輅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貍果見之(管輅别傳)

吳縣費升為九里亭吏夜有女子來寄宿升彈琵琶女和歌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遘良契寄欣霄夢間 其一 成公從弦起蘭香降張碩苟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 其二 佇我風雲會正俟今夕遊申心雖未久中念已綢繆 其三 及明為羣狗嚙死乃大貍也 異苑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每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嗜欲得羊肝于前切之腐隨刀不見兩羊肝盡有一老貍露形

在案前視者舉刀欲斫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史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隷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隷府神隨逐承塵上輙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絶無聲法苑珠林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

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竝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觔絹百匹助矜成婚尅期成禮車馬騶從之盛闐咽里閈伉儷甚相得經久生兩兒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竝成狸絹帛金銀竝是草及死人骨 玄怪錄

晉義熙中烏傷人孫乞齎父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

顧見一女戴青繖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艶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貍乞因抽刀斫殺繖是荷葉異苑

丹陽縣駱慶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黒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而死母不異

樂廣為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常白日外戸自開二子凱横等皆驚悸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貍而殺之其怪遂絶並上以下猫

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圓酉陽雜俎

張搏好猫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怙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 記事珠 以下鼠

究野謂鼠爲䶉 究新野今皆在南陽音錐 方言

䶄鼩鼩鼠鼷鼠鼢鼠鼠狼鼬鼬陽鼠鼤鼠鼮鼠鼲鼠鼸鼩䶂鼸䶆鼢白鼶鼸鼸鼤鼩鼠鼮鼮鼠鼢鼠䶃鼠 廣雅

山有易腸鼠一月吐易其腸東廣徼所謂唐鼠者也 豫章記

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抱朴子

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

義鼠形如鼠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有吉兆成都有之異苑

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形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焉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敢取刀異苑

挹樓國出好貂令所謂挹樓貂是也魏志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黄鼠銜其尾舞王宫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飼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搜神記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黄藁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爲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

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中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皁衣而語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

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華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攸對曰名鼮鼠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竇氏家傳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叅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

下衆異咸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前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許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䢵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晉書

晉太康中會稽縣蟛蜞及羊皆化為鼠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䶅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

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搜神記

淳于智字叔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横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晉書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頓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嗷者過

去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馬曾徒跣須屐因仰頭微笑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說以酒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者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異苑

晉隆安中高�清為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啣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痖疾數日而亡上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從衆來姑熟便有鬼附之聲呦呦

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於時郗奇為府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為南蠻校尉予為國郎中親領此上荆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靈鬼志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嘉蔡喜夫避住南壠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啾如欲語也異苑

釋道舜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常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飲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孚産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 神僧傳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晉陽秋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太平廣記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

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饑宋書

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来遣去即去時謂之謫仙南齊書

梁天監中有蜀闖䰍杰䟦𪗲仉腎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成帝占决寘諸青蒲中命闖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辨物

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閻公奏請
沈約舉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於青蒲而退
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為
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其見噬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
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
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舞蹈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
色次讀八臣占詞或辨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
於文或依鳥獸黿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

者未啟闖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人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為盜是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曰飲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闖公占辭有四令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姙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

五明殿西閤示吏親近其實因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梁四公記）

吳興姚察少時宿於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既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而與而語者何人他曰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床頭甒面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家主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

乃主人辨色興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盌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為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至吏部尚書令人呼頤面盆為幼御鼠為陳二公由此也太平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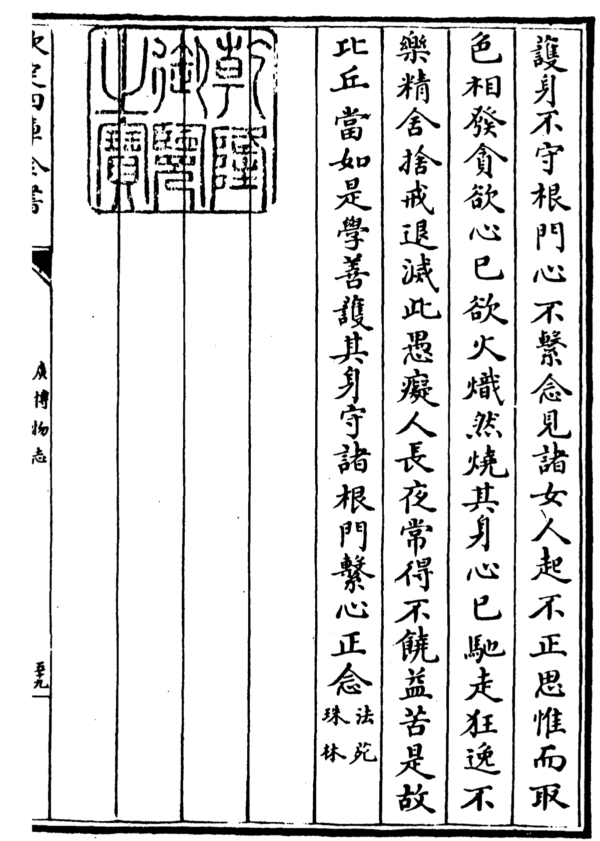
于闐國路中大磧唯有鼠壞形大如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兵箭斷壞自然走退西域傳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兎小者如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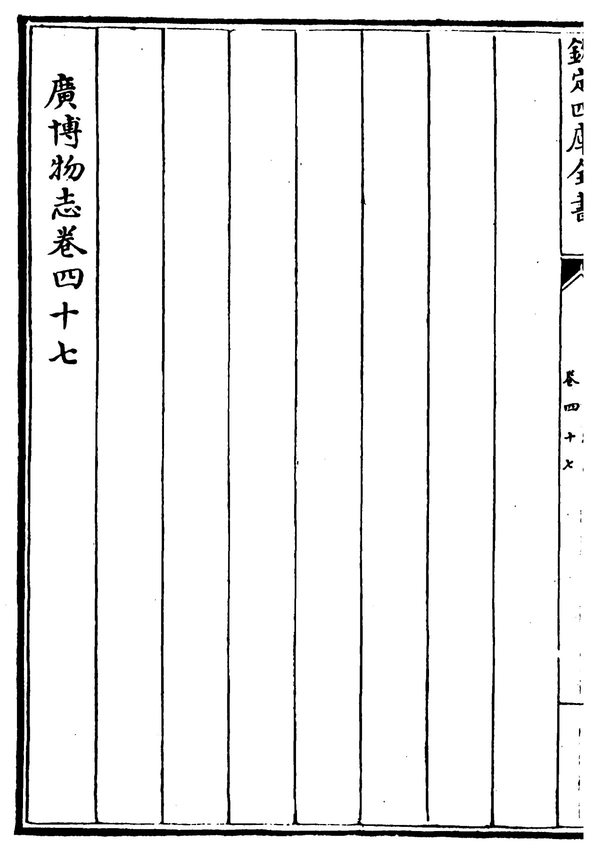
廣博物志

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囓人衣裳也得沙門咒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異苑

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被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巳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



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法苑珠林


廣博物志卷四十七